

踐實之言預於對教同大

Baha'ullah and the New Era

Chapters 13 &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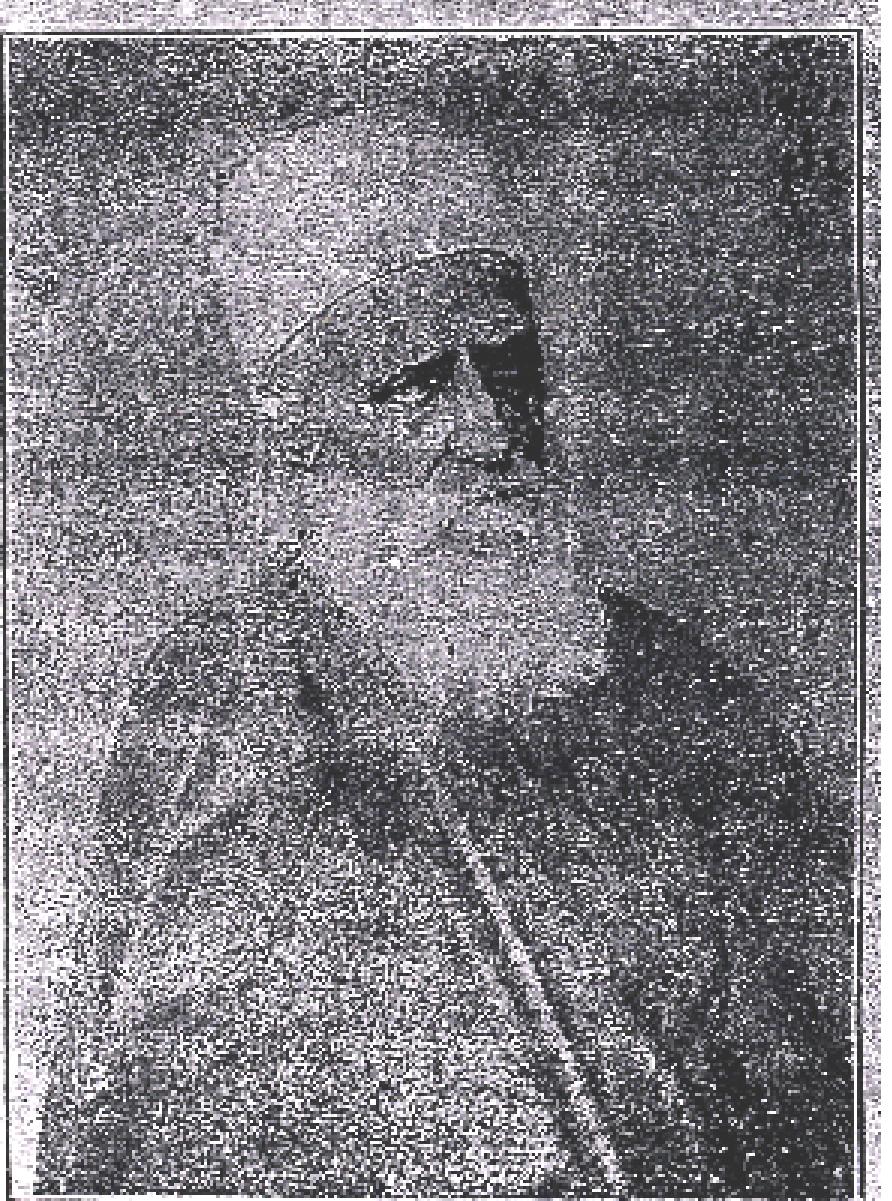
Translated by

Dr. Y. S Tsao

印譯社教同大

月四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Printed by Wah Foong Printing Co., Shanghai



譯者序

大同教治各教於一爐，以博愛爲宗旨，以和平爲鵠的，提倡人類之一體與世界之大同，而不斤斤於儀節與陳腐信條之束縛，實爲現代新興之開明宗教，適合時代需要與吾國國情，曹雲祥先生有見於此，特將大同教理書籍逐譯多種，以介紹於國人之前。

首先出版者爲新時代之大同教一書，原著者爲愛斯孟博士，對於大同教之歷史與教義，敘論極爲詳盡，譯筆亦極暢達。原文中有關於預言之實踐二章，因引證聖經與耶教舊約宗教可蘭經中之預言過多，讀者若非耶教徒與回教徒，不易引起興趣，反而多生疑

大同教對於預言之實踐序

二

難，故未經譯出。惟大同教自經曹先生介紹以來，已漸引起國人之注意，本社爲使讀者得窺該書全豹起見，特將此二章譯出，另訂單行本發行。大凡先知先覺者本其特殊之聰明與淵博之學問，對於社會情形，觀察透澈，對於歷史往事，瞭若指掌，故預言將來之事，未有不中者。亞卜圖博愛在一九一二年時，預言歐洲大戰之爆發，即係根據當時國際情形，斷定此事之不可避免，並非如神妙之不可測也。

譯者九，三〇，一九三二於上海。

大同教對於預言之實踐

第十一章
Chapter XIII

『大聖博愛和拉是上帝的顯示，是上帝在他的一切聖書，如新舊約與可蘭經中所期許的人。』——亞卜圖博愛。

預言之解釋

預言的解釋是極端的困難，而一班宗教家解釋預言的意見又極不一致。這本不足怪，因為按照各種經書上所載的預言，有很多是難於了解，要等到這些預言應驗了，其意義纔能顯明，然而這也只爲那些心情純潔而無偏見的人們所明白。如此在舊約內但以理書中載着，

『但以理呵，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知識就必增長。我但以理觀看，見另有兩人站立，一在河這邊，一在河那邊。有一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說：我聽見這話，却不明白，就說我主呵，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呢？』他說，但以理呵，他只管去，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末時。——但以理書第十二章第四節至十節。Daniel X 11, 4—10

假若上帝把預言隱秘起來，要等到預期的時候，於是就是對於講出這些預言的先知者，也不把意義完全宣示給他們知道，那末我們除開希望上帝所派遣的使者，會把預言中穩秘的意義宣露外，就不能希望別人了。預言的歷史與其在過去各時代中之被人

誤解，以及先知者的鄭重警告，我們如果對於這些加以反省，對於預言的真實意義與其實現的情形，我們就不會隨便相信一班理想家的論斷了。另一方面，當其人出世，聲稱將實現預言時，我們定要以開朗的無成見的心胸去檢查他的聲明。假若他是一個欺騙者，當然不久就要被人發覺，對於我們也不能有什麼害處。但是任意排斥上帝的使者，只因為他降世的形式與時期非一班人所期望的，那就是大錯而特錯了。

博愛和拉一生的言行證明他是一切聖書所講的預期者，他有權力打開預言的封印，而將神秘聖奧中的『年久原封未動的美酒』，傾露出來。讓我們趕快去聽他的解釋罷，在他的解釋之下，

我們再行檢查先知者所講的秘語罷。

主之來臨 *The Coming of the Lord*

在『最後的時日』中之主的來臨，是一個『悠遠的聖神的事體』，所有先知者對於這件事都引領企盼，多方歌頌。然而所謂『主之來臨』，到底是什麼意義呢？自然上帝總是在他的人民之間的，『他是近在咫尺之間，如手與足之一刻不相離。』但是人們不能看見上帝的形像，也不能聽到他的聲音，所以不能了解他
的存在，除非他在一種顯明的形式中，表現他自己，用人類的語言，誥誠人民。為表現他的高超的性格起見，上帝是每每的拿一個常人作他的工具。所有先知者即為上帝與人們間之中間人，由

這中間人之介紹，上帝乃與人們親近與人們交談。耶穌是一中間人，而基督教徒視耶穌之降世如上帝之來臨，是完全不錯的。他們看見耶穌的容顏，即如看見上帝的面貌，他們聽到耶穌的言語，如聞上帝的聲音。博氏告訴我們，萬軍之主，永遠的天父，世界的創造和改善者之來臨，按照所有以前先知者所講的，是要在『時代的終點』內實現，這意義不是指別的，是指上帝要在一個常人的身上，顯示他自己，如他藉耶穌顯示他自己一樣，不過在這一次內，這種顯示要成爲更完滿與更光榮的而已，而所有在以前的先知者如耶穌等，他們降之世，都是爲着要訓練人們的心情，以作接受此次偉大顯示的準備。

對於耶穌降世的預言 Prophecies about Christ

猶太人因為不能了解關於救世主的統治的預言的意義，就排斥耶穌，對於這一件事，亞卜圖博愛有着下面的一段話；

『猶太民族現時還在等着救世主的降臨，日夜禱告上帝，以促其早日來到。耶穌降世後，他們反對他，把他殺害，說：「這不是我們所盼望的人。看吧，當我們的救世主來了，一定有許多奇異的徵兆，證明他是我們的真救主，我們是知道這些徵兆的，不過還沒有顯示罷了，這位救世主會在一個無名的城市內出現，他是坐在大尉的寶座上，而且在他的手裏握着鋼劍和鐵笏來統治人民。他會實行先聖的言行，他會征服東西各國，他會光榮他的

優秀民族猶太人，他會使世界和平，在這個和平的狀況中，就是野獸也不會傷人，狼與羊同飲，虎與鹿同睡，蛇與鼠同巢，各種動物都是安閑自在，

『猶太人的思想和言語是如此，因爲他們不懂得聖經，不懂得其中所含的眞理。他們只知道依照字面上解釋，其精義所在，他們是一點他不能了解的。

『諸位聽着，我現在要把真實的意義解釋出來。耶穌雖然是生在拿撒勒地方，不是什麼無名城市的人，但是他是天意使之降世的。他的身體是瑪麗生的，但是他的偉大精神是天賦的，他以舌作劍，將善與惡，誠與僞，忠實與叛逆，光明與黑暗，分別出

來。他的言詞如同快劍一樣，鋒利無比。他所乘的寶座，不是可以毀滅的物質的寶座，是永垂不朽的榮譽的寶座，他復述並完成了摩西的教訓，他履行所有先知者的言行。他的言語征服了東西各國，他在世界上有不可漠滅的力量。他感化了一班能了解他的猶太人，這些人都是出身微賤的男女，因爲與他親近之故，爲他的人格與思想所薰陶，都成了偉大的人物。有許多民族，因爲種族的偏見，以前分崩離析，常以刀兵相見的，自受了他的感化之後，到現在居然能化干戈爲玉帛，彼此互相友愛和睦起來了。』

——亞卜圖博愛之箴言六一頁。

大多數的耶敎徒，對於這些指着耶穌而講的救世主的預言的

解釋，都予以接受，但是對於指着後來的救世主而言的同等的預言，他們就與猶太人採同樣的態度，希望有一個大奇蹟發現，預言會照字面上所講，一字不改的實現。

關於巴孛與博愛和拉之預言

Prophecies about the BAB and Bahá'u'llah.

按照大同教的解釋，講到『時代的終點』，『最後的時日』，『萬軍之主』與『永遠之天父』之來臨的那些預言，不是指耶穌的降臨，是特別指着博氏而言的，譬如載在以賽亞書中的著名的預言如下：——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民，

有光照耀他們……因爲他們所負的重轭，和肩頭上的杖，及欺壓他們的棍，你都已經折斷，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樣。戰士在亂殺之間，所穿戴的盔，並那輒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爲可燒的，當作火柴。因有一嬰孩爲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爲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增加無窮，他必在大尉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以賽亞書第九章第二至第七節。

這是預言之一，從來人民均以爲這個預言是指耶穌言的，其中的語氣亦頗有點相似，但是我們稍加思索之後，就會發現這個

預言實在是指着博氏而言的。耶穌固然是一個光明的帶送者與救世者，但是於他降世以後，差不多有二千年之久，世界上的人民仍然是在黑暗中行走，以色列的兒女與其他許多上帝的兒女仍然是在壓迫之棍下呻吟。另一方面，在大同教的時代中，不過數十年之久，真理的光輝即已籠罩東方與西方，上帝的父道與人類兄弟之道的福音，已經傳佈到世界各國家內，強大的軍人獨裁政治在世界上是已經被推倒了，國際聯盟誕生，給予世界上被蹂躪與被壓迫的民族以急速之解放。動搖世界的大戰，在大戰中所使用的以前所未有的軍火，毒氣，炸彈，飛機等，誠然是上面預言中所講的「作爲可燒的，當作火柴。」博氏著述長文，討論政府與

治理的問題，闡明這個問題如何可以得着最妥善的解決，他是把『政權擔在他的肩頭上，』這是耶穌未曾行過的。至於這些名稱，如『永在的父，』『和平之王』，博氏曾再三聲明他自己是父的顯示，關於父的事是耶穌與以賽亞曾經講過的，耶穌稱他自己爲子。博氏又宣稱他的使命是促進世界之和平的，但是耶穌講：『我不是送和平的，是送一把劍的，』事實上，在耶教的時代內，是時時有戰爭發生的。

上帝的光榮 The Glory of God

『博愛和拉』這個稱呼，在亞拉伯文內是『上帝的光榮，』從前希伯萊的先知者常用這個稱號以代表在最後時日中降世的預

期者。如此在以賽亞書第十四章內載着下面的話：

『你們的上帝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戰爭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爲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有人聲喊着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帝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爲平坦，崎崎嶇嶇的心成爲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爲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這個預言，是與上面的預言一樣，因耶穌與有先驅者約翰之降世，有一部份的實現；但是僅僅只有一部份，因爲在耶穌的時

代內，耶路撒冷的戰事並沒有完結，在以後的幾世紀內，這個地方仍是在極端紛亂的狀態中。但是自巴孛與博氏降世後，纔有更圓滿的應驗表現，因為耶路撒冷的光明時代已經黎明了，而它將來永久的和平與光榮的希望，好像已得有充分的保障。

其他的預言，講到以色列的改善者，主的光榮時，說這是要從東方的聖地，從太陽升出的地方來的。博氏是降生在波斯，在派勒司丁的東方，他又來到聖地，度過他最後二十四年的生活。假若他是自動的來到這地方，人們還可以說他這種行為是騙人的勾當，有意要照着預言中所講的做；但是他是一個失了身體自由，而被放逐來到此地的，他是被波斯的皇帝 *Sesub* 與土耳其的蘇

丹送來的，這兩個暴君決不會有利於博氏的計畫，他們之所以要放逐博氏到此地，是特意使他受苦的，但是恰好應驗預言中所講的，使博氏能宣稱他是『上帝的光榮』，這是由天意所主使的。

上帝的日子 *The day of God*

『日』這一個字在『上帝之日』與『最後之日』的這些成語中，它的意義是『天運。』每個偉大的宗教的創始者都有他的『日子』。每個人是像太陽一樣，他的教義有黎明的時期，等到教義中的真理漸漸啓迪了人們的心智，勢力膨脹起來，就如同太陽上升到了天空的頂點。於是他的勢力又會漸漸的消散，其教義爲人誤解與破壞，黑暗籠罩世界，如同太陽之西墜了，要等到明日

的太陽復升，人們才能重見光明。上帝的最高顯示之日，就是最後之日，因為這個日子應永無終止的時候，應永無黑夜的襲擊。這個太陽要永不下墜，要啓導現在與將來世界上所有人們的心靈。事實上，神靈的太陽也從來沒有沒落過，摩西，耶穌，摩罕默德以及其他先知者，都仍是在天空中燦爛地照耀，不過有一層雲霧把人們的眼睛掩蔽，使他們不能看見這些聖哲者的光輝。博氏爲最偉大的太陽，他會在最後把這種黑雲驅散，使各種宗教中的人民重見所有先知者的光明，而一致的崇拜唯一的上帝，所有先知者都是反映這個上帝的光明。

在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與撒迦利亞等書中，有幾個預言是講到有一個人叫枝子的，耶教徒總以爲這是指耶穌，但是在大同教徒看起來，這是特指亞卜圖博愛。波斯的普通習慣，是通常稱長子爲『最大的枝子』，亞卜圖博愛既爲博氏之長子，所以在大同教徒中，普通都是以此稱呼他。博氏在他的著作中，常常稱他自己爲樹，爲根，稱其子亞卜圖博愛爲枝子。亞自己也曾經寫述了下面的話？

『亞卜圖博愛是上帝約書的中心，是補足樹的枝子。樹是根本，是基礎，是無限的實體。』西星第七卷，十七號三三五頁

聖經中關於枝子最長的預言，是在以賽亞書內第十一章；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主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畧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主的靈。……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豺狼必與羔同居，豹子與山羊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羣，小孩子要牽引他們……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主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餘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忒羅，古實，伊蘭，示拿，哈馬以及衆海島上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國樹立之大旗，抬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

亞卜圖博愛評注這個預言以及其他關於枝子的預言如左：

『在無可比擬的枝子的顯示日中，一件大的事情要發生的，是上帝的旗幟在各國中的樹立，其意義即爲各個國家與各種民族都要在一個神聖旗幟之下，受它的庇蔭，而聯合成爲一國。這種神聖的旗幟不是別的，就是主的枝子的本身。宗教與信仰的仇視，種族與人民間的相敵對，與窄狹的愛國心，統同在他們中間剷除乾淨。信仰統一宗教統一，大家成爲一個民族，一種人民，共同住在世界五大陸上，世界和平由此得以實現。這個無可比擬的枝子會把以色列的人民聚集起來，這意思就是在這個時代中，從前散處在東西各地的猶太人，都會能夠回居聖地內重行團聚。』

『現在我們看：這些事情在耶穌的時代內，沒有產生，因為在那時各國不是在神聖的枝子的一個旗幟之下，但是在這個萬物之主的時代內，所有國家與人民都會在這個旗幟之下受庇蔭。同時，以色列的人民，從前散處世界各地，在耶穌的時代內，不能聚居於聖地內，一到博氏降世，這種神聖的允許，在所有先知者的書中都載明過的，是開始實踐了。你們可以看到現在猶太人陸續回居故土，成家立業，數目是那樣的漸漸加增，不久派勒司丁就要屬給他們，而成爲他們祖國了。』——教理問答七十五頁。

在上面這一段話講了不久之後，派勒司丁就脫離土耳其人的統治，列強允許猶太人在其故土內，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

在大戰以後，我們又有了國際聯盟，以仲裁國際間之糾紛，國際裁減軍備會議，以謀各國軍備之共同裁減。這些都是實現預言中所講的世界的和平的進行。

判斷之日 The day of Judgment

耶穌常用寓言，說明判斷的偉大之日，『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同着衆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爲報答各人』

(馬太福音十六章二七節。) 他把這一天比做收穫的時期，那時草莠除去了，麥子收割到倉內去了。

『世界的末了（時代的終止）就是要如此的。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裏挑出來，丟在火爐裏

， 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四三節）。

『世界的末了』這一個成語在聖經內，如在上面的話以及同類的章節內所引用的，是引起了許多人的誤解，他們以爲判斷之日一到，世界就會忽然毀滅，其實這個成語的意義是『時代的終了』，世界是指時代，所謂『世界的末了』決不是世界的末日到了。耶穌告訴我們，父的國是建立在地上，同時也在天上。他告訴我們禱告：『你的國來了，你會做得在地上與天上一樣』。

在葡萄園的寓言中，當這園的主人來毀滅那兇惡的園丁時，他不會同時把這園（世界）也毀掉，但是要把這個租給別的好戶家，能

培植這個園子，按季產出果實來。世界不會被毀滅的，不過是要加以革新與改造罷了，耶穌在另一個時期內。把那一天解釋爲『復興期，那時人子要坐在他光榮的王座上。』聖比得講這一天是『復新的時期』，『萬物恢復的時期，上帝從世界的開始起，就用他的先知者的口，講過這時期。』耶穌所講的判斷之日，很顯明的是與萬軍之主，父的降臨時期相合的，這在以賽亞以及其舊約中，都由先知者預言過了，這對於兇惡者是一個可怕的懲罰的時期，但是同時在天地間，公理要樹立，正義要統治。

在大同教的解釋中，上帝的每個顯示的降臨即是判斷之日，但是博愛和拉的最上顯示的降臨，對於現代是判斷的偉大日子，

耶穌，罕穆墨德與其他先知者所講的號筒聲響，是顯示的呼喊，爲天地間的全體而響着——肉體與靈魂。與上帝的遇合只是爲着那些願意與他相遇的人們的，這是了解他，愛戴他，到天堂去，與萬物棲息於仁愛中的大道。至於那些人，寧肯從己願，不肯信仰上帝的道理，如在顯示中所表白出來的，當然是要墮入自利，錯誤與恨心的深淵中。

偉大的復活 The Great Resurrection

判斷之日也是復活，或死者再生之日。聖保羅在他給哥林多人的書中說：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

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貶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死人要復活，成爲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要變成不朽壞的，必死的要變成不死的。——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五一——五四節。

關於死者的復活的意義，博氏在篤信之道（意鋼經）一書中講過：

『在各聖書中所戴『生』與『死』的意義，是指由信仰而得之生命，無信仰而得之死亡。在每個顯示期中，大多數的人民不肯相信，不能被指導到真理之光明中去，不服從永在的聖美者，就是因爲不懂得在上面所講的這層意義……耶穌講：「你們要重生」，

在另一處他又講：「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約翰福音第三章第六節）。這意義是無論何人，如果沒有受聖學之水與耶穌之聖靈的鼓舞，就不配到上帝的國中去。實際上就是講只有那些臣僕是從靈生的，而得着每個顯示期中聖哲的鼓舞者，才配稱有生命，復活。與踏入聖愛的天堂中，其餘的人只會有死滅，疏懈，與墮入無信仰與聖怒的火中……假若你們試嘗一點聖學的清水，你們就會知道真實的生命是靈的生命，不是肉的生命；但是真實的生命是屬於有光明的心靈者，他們飲了信仰之洋中的水，吃食篤信的果實。這種生命不會有死滅隨着的，如在經上講：「一個

真實的信仰者是在今世與來世內都活着的。」假若所謂生命是指肉體的存活，那就無疑的這種生命不久就要趨於死滅」。（八十五頁）

按照大同教的教義講，復活是無關於肉體的，肉身一旦死亡，就完結了。這個腐化了，它的細胞再也不能恢復原狀。

復活是一個由於聖靈的恩典，而得着精神的生活的開始，聖靈的恩典是由上帝的顯示而施與的。他要脫離的墳墓是無知與疏遠上帝的墳墓。他要醒悟的睡夢是靈性的麻木，在這種麻木的狀態中，許多人還是在等候上帝之日的黎明。這種黎明照耀世界上所有的人們，無論他們是活着在的，或已經死去了的，不過那些

靈盲的人，不能辨認這種光明而已，復活之日並不是每天二十四小時的一日，乃是一個時代，這時代已經開始了，現代世界的環輪能繼續多久，這個時代也會存在多久。這時代的晨星是巴孛，它的太陽是博氏的最高顯示，它的目光是亞卜圖博愛——這晨星，這太陽與月光永不會有落下的時候，會繼續在聖靈的世界上閃耀，等利將來他們的光輝要籠罩全宇宙。

耶穌之復生 *Return of Christ*

耶穌在他的談話中，常公用第三人稱，講述上帝將來的顯示，有時也用第一人稱代表這個顯示。他講：『我去爲你們預備一個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那我那裏去』（約翰福音十四章第二節）

。在使徒行傳第一章內，載着當耶穌升天的時候，他的弟子是被告訴了一番這樣的話：『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看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因爲有了這些與其他同類的話，於是許多耶教徒希望將來人子『在天上的雲端帶着偉大的光榮』來臨的時候，他們要再看見耶穌原來的面貌，就是與在二千年以前死在十字架上的那個耶穌，他們能夠發現他的形體是一樣，他的傷痕是一樣的。但是只要對於耶穌自己的話稍加思省，就會把這種想念驅除了。在耶穌時代內的猶太人，對於伊里亞的復生，是有着同樣的思想，但是耶穌改正了他們的錯誤，告訴他們『伊里亞要先來』的預言是實現了，不過在肉體上，不是從前

的伊里亞，是浸禮徒約翰：他在『伊里亞的精神與能力中』來到世界上。耶穌說，『假若你們接受他，他就是伊里亞，就是預言中所講要降臨的人。那有耳朵的人，讓他聽罷。』所以伊里亞的復生的意義，是指另一個人的出現，爲別個父母所生的，但是被上帝用一樣的靈和能啓迪了。耶穌所講的這些話，自然是暗指他的復生，會由另一個人的降世而實現，這個人雖然是另外一個母親生的，但是他把上帝的精神與能力表現出來，是正如耶穌表現出來的一樣。博氏解釋耶穌之『重臨』是由巴孛與他自己的降世而實現了。他講：

『假若今天的太陽講，「我是昨天的太陽」！這是確實的；然

而按順序講，它說，「我是另外一個太陽，與昨天的不同」，這也是對的。因此我們去想想日子罷：假若講所有的日子都是相同的，這是不錯的；但是按照稱呼與名號，說牠們是各不相同，這也是對的。因爲牠們雖然是相同的，但是每個有一個稱呼，性格與名號。是各不相同的。用這同樣的方法與解釋，我們可以懂得聖靈顯明的分別與一體，於是你可以悟解性格和名義的創造者，關於分別與一致的語句的解釋。」——篤信之道十五頁。

亞卜圖博愛講 *Abdú I-Bahá says*

『要知道耶穌第二次之重來，並不是如一班人民所相信的那個意義，是指一個在他之後降世的預期者。他要與上帝國及他的

權力同來，上帝的權力是已籠罩世界了。這種統治是在心與靈的世界，不是在物質的世界；因為物質的世界，在主的眼前，是比不上一個蠅子的一翼，假若是那些知道的人，你就懂得了！耶穌與他的國，從起初之外沒有起初的時候來了，而且耶穌是聖的實體的表現，單純的實體與天的本體，這是沒有一個起初或一個終止的。這個只有表現，起來，顯止與每個時代中的落下』。

——亞氏的信，第一集一三八頁

時代的終了 The Time of the End

耶穌與其弟子講述了許多表記，這些表記會把人子在父的榮耀中『復臨』的時期分別出來。耶穌講：

『當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場的日子到了……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至二十四節。

他又講

『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說我是耶穌；要欺騙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但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饑荒與地震，這都是災難的

起頭。那時他們要把你門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爲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也要被此陷害，被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欺騙大衆。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至一四節。

在這兩段話中，耶穌以明顯的辭句，預言了在人子降世前必
要發生的事情。自耶穌說了這話後，一世紀一世紀的過去了，他所講的這些現象，是件件實現了。在每段話的末尾，他述出一件事情，以註明未來事情的時期——在前一段內是猶太人被放逐的

終止與耶路撒冷之恢復，在後一段內是福音的遍傳世界。這兩件事情都已在我們的時代內，一一實現了，這對於我們是頗奇異的。假若預言的其餘部份是同這些部份一樣的真確，那末我們現在是生活在耶穌所講的『時代的終了』內了。

穆罕默德 Muhammad 也敘述了一些在復活之日內定要發生的事情。在可蘭經內，我們可以讀着下面這些話；

『當亞拉講：「呵耶穌！我會使你死，把你上升到我這裏來，替你洗清那些無信仰者對你的誣告，把那些信從你的人（耶教徒）安置在無信仰者（猶太人等）之上，直到復活之日；於你要回到我這裏來，我會在你們中間，決定關於你們相異的地方」。

』Quran Surat III. 54——第三章五四節。

『猶太人講，「上帝的手是鎖起來了。」他們自己的手要被鎖起來——爲着他們所講的話，他們要受責罰。不僅此也，上帝的手根本是向外伸張的。他隨他意之所喜，施與恩典。那從你的主所遣送下來的東西，一定增加許多人的反抗與不信仰；我們把仇恨安置在他們中間，這仇恨要存在到復活之日。他們常常燃起戰爭的鋒火，上帝要把它熄滅。』Quran Surat V. 69——第五章六九節。

『我們爲着那些講「我們是耶教徒」的人，接受了約書。但是他們忘記了被告訴的事情一部份；所以我們在他們中間掀起仇

恨，這仇恨要存在到復活之日，而在末了的時候，上帝會講出他們所做的事情。』Quran Surat V. 17. 第五章一七節。

這些話語對於猶太人之屈服於耶教與回教人民之下這一點上，是一一實現了而且對於猶太人與耶教徒之互相分裂與爭鬥，自穆罕墨德講了這話之後，這事也已應驗了。只是在大同教的時代（復活之日），這些事情纔漸漸的終止了。

天地間的表記Sign in Heaven and Earth

在希伯萊，耶穌，穆罕墨德與其他的聖書內，在敘述將來要伴着預期者而顯現的表記，有特別相同之處。在約珥書內 Book of Joel，我們讀着下面一段話；

『我要顯出在天上與地下的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爲黑暗，月亮要變爲血，這都在主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回歸的時候，我要聚集萬民，帶到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裏施行審判（耶和華審判）……許多許多人在斷定谷，因爲主的日子在那裏到了。日月昏暗，星宿無光。主必從錫安吼叫，從耶路撒冷發聲；天地就震動，主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難所。』耶穌講：

『那些日子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發光，衆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着

天上的雲降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九至三〇節。

在可蘭經內，我們讀着下面的話，

『那時太陽要被掩沒，

星宿要墜落，

那時衆山要崩潰，

晝夜要展開，

那時天要不受障蔽，

地獄要遭火燒。』——八十一章 Quran Surat Ixxi

博氏在篤信之道一書內，解釋那些關於太陽，月亮與星宿，天與地的預言，是象徵的語句，不能照字面去推測其意義。原來

先知者所注意的，是精神方面的事情，不是物質方面的事情，是靈性的光明，不管現實的光明，當他們講到判斷之日，引用太陽這個字，是指正義的太陽。太陽既是光亮的最上源泉，所以摩西在希伯萊人中，耶穌在耶敎徒中，穆罕墨德在回民中，都是一個太陽。先知者講太陽變黑了，他們的意思是這些聖靈的太陽的高尙教義，被後人民之偏見與誤解所矇蔽，於是人民在靈方面，就陷入黑暗中了。月亮與星宿是較小的發光體，是象徵一班宗教中的首領與敎士的，他們應該指敎和啓導人民。所以講月亮要不放光，或要變成血，衆星要從天上墜落，這就是指後來宗教領袖們之墮落，從事爭鬥，而宗教家惟現實是務，把他們的神聖職責拋

棄了。

這些預言的意義，不能一言而盡，這些象徵的字句，還有許多別的意義。博氏講『太陽』，『月亮』，與『星宿』這些字句的另一個意義，是指人民的風俗，習慣與制度。在每個後來的顯示期中，因為時代的需要，由以前顯示期中所相傳下來的制度，典則風俗與習慣就要改變，所以在這個意義中，先知者講太陽與月亮要改變，星宿要散沒。

對於這些預言，要希望其照字面上所講的實現，那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譬如月亮要變成血，星宿要墜落到地上，我們拿這兩句話來講，天上的星，就是最小的一個也比地球大幾千倍，只

要一個掉下來，地球就容不下，莫講有許多了！但是在別一方面預言也有在物質方面與精神方面同時實現了的。譬如聖地在好幾世紀中，實在是成爲荒廢的了，正如先知者所預言過的，但是在復活之日後，它已經開始繁榮了，這又是以賽亞預言過的。人民移植到那裏去了，地方開避了，在從前是一片荒土的，現在是茂盛的田園了。自然當人們把刀劍與戈矛改造爲鋤犁與鎌刀的時候，世界上的荒地都會要被墾植了；從這些荒漠之地吹來灼熱與帶沙的風，使得鄰近人民受害者，會成爲過去的東西，全世界的天氣會成爲溫和與平衡的，城市的空氣不會爲烟霧與毒汽所毀，就是在表面與實質的意義上，也有了『新的天與新的地了。』

降臨的情形 Manner of Coming

關於他在時期的終了降臨的情形，耶穌講了下面的一番話，『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降雲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前面。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綿羊山羊一般。』——馬太福音第二四與二五章。

博氏在篤信之道一書內，對於這些類似的話，加以解釋道，『就謂「天」的意義是指先存之黎明與聖靈的源泉的降臨，其地位是崇高不可攀的。雖然這些古人在生理上是他們母親生的，然而在實質上，他們是秉着天的命令而降世的；雖然他們是居在

地球上，然而同時他們也是躺在意義之榻上的；當他們在地上走的時候，他們的意志是飛升到接近的天空中去了。他們不用足的移動，旅行於神靈的地域內，不用羽翼，飛翔到一體的峯巔上。

『所謂「雲」的意義是指與人們的自大與慾望相反的事物，如在可蘭經上講：「你們於是當一個使者來到你們中間時，發現他帶着與你們的願望相反的事物，就傲然的拒絕他，而控某些人以欺騙之罪，又將某些人殺害』（可蘭經十一章Quran Surat 11）。

這種雲是典則之改變，法律之更換，傳統的習慣與制度之剷除，與平民之忽然成名，他們是在那些有知識而否認聖道的人之前，成爲信仰者的；還有聖美者依照常人的限制而降世，如飲食，貧

富，榮賤，睡與醒以及其他等等，都使得人民疑惑，阻礙人民接受顯示。

『雲既能掩蔽人們的眼睛，使其不能看見有形的太陽，所以上面這些情形，能阻碍人民，使其不能體認至上的太陽……這些聖哲的人物既須屈服於物質的貧窮與生理上的需要如饑餓等等，於是使得人民迷惘不知所措，他們不知道：一個人來自上帝：宣稱其能主宰世界，稱他是萬物創造的動力……怎麼能被這些小事情所苦惱呢？』因為我們知道每個先知者與其弟子都要受艱苦的挫磨，如貧窮，疾病與被人輕視等；他們的徒衆的首級是如何的在城市中被人當作禮物相贈送；他們是如何的在信仰上受人

家的阻碍，每個人受敵人的陷害是如此其甚，簡直是後者對於前者可以任意處置了」……

『權威之主特意使得這些情形與心靈不誠潔者的慾望相反，作一種試驗的標準，上帝用這個標準，以試探他的臣民，把善者從惡者內分別出來，把信仰者從否認者內分別出來……

『至於他的話：「要派遣使者」等等，這「使者」就是指一些人，他們由於聖靈的權力，用聖愛的火，把人類的性格毀掉，而成爲有高超者的特性』……

『耶穌的人民既不能了解這些意義，而這些表記也沒有如同他們與他們的教士所知道的那種情形表現於外，所以他們從那天

起一直到現在止，不相信聖的顯示，所以他們是被褫奪了神聖的恩典，與永在的奇語相隔絕。這就是這些臣民在復活之日的情形。他們簡直不知道，假若顯示在現實的世界上降臨，其情形是與傳說中所載的相符，那就沒有那個敢於否認或反對他們，正直與偏袒，善與惡都也不能分辨出來。我們要平心靜氣想，譬如這些載在福音中的話，果真照字面所講的實現了，使者與瑪麗之子從天上乘雲而降臨，那可有誰敢否認，誰能反對或爭論？不僅如此，那時世界上的人民會是如此的震驚，他們會連一句話都說不出，莫講否認或接受了。」——篤信之道 Book of Igan 四四至五八頁。

根據上面的解釋，可知人子的降世，是一個爲平常的父母所生的，身份低微，貧窮未受教育，而又受着有勢力者的壓迫的人——這種降臨的情形是上帝的試金石，他用此以判斷世界上的人民，把他們分別出來，如同牧羊人之分別山羊與綿羊一樣。那些能睜開靈的眼光看的人，就能不受這些雲的矇蔽，而在『權力與大榮耀』中感覺歡欣——即上帝的榮耀——他要來把榮耀露布；至於其他的人，他們的眼光還依然被偏見與錯誤所蔽，就只能看見一片黑雲，繼續在黑暗中摸索，不能享受可愛的陽光。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他來

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爲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人的鹹……因爲那天來了，要燒得如同爐子一樣熱，所有那些驕傲者以及爲惡的人都要滅絕……但是在敬畏我的人們中間，正義的太陽會出來，在他的羽翼之下診治人民。』——瑪拉基書第三章四節。

註——預言實現的範圍甚大，欲詳細解釋，非十萬言，不能盡意。本章所言者，僅依照大同教之解釋，敘述其綱要而已。所有載在但以理書與約翰福音內之啓示錄俱未引證。讀者如欲明究竟，請恭考教理問答 (Some Answered questions)，篤信之道 (The Book of Assurance) 與大同教證明 (Bahai proofs) 等可。

也。

博與亞之預言

『假若你在心裏說話，我們怎能知道上帝沒有說的話？當一個先知者在主的名字中說出沒有發生的事情，那就這事沒有由主說過，由先知者假定的說了，你不要怕他。』——

上帝語言的創造力量 Chapter XIV

只有上帝有權去做他所願做的事情，他的每個顯示的最大證明是他的言語的創造能力——它的效驗在改變一切人類的事情與征服所有人們的反對。上帝籍先知者的語言，宣布他的志願，那種語言的即時或隨後的實現，就是先知者的聲明與啓導的完美的

最清楚的證明。

『雨雪從天上降下來，不會返回到上天去，是要灌溉土地，使得土地能生長植物，開花結實，然後耕者纔能有收獲，人民纔有糧食，所以我講出的話也要是一樣的，我不能把話收回來。但是要使我的話成就我所喜的事，應使其在我所派送的事情發展。』

——以賽亞書第四章十至十一節。Isa. IV. 10, 11,

當耶穌的弟子約翰跑去問他，『你是否就是那個應來的人，或者我們還要尋求另一個呢？』耶穌的答覆只是簡單的指出他的言語所生的効力：

『你們去把所聞所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

走，長大麻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凡不因我跌倒的，就都有福了。」——太馬音福十一章四至六節。

我們現在看看有什麼證據，以表明博氏的語言有無這種創造能力，這種能力是上帝的語言的特質。博氏誡人民飲酒，從此禁酒運動即在全世界上推進；雖然現在酒的貿易仍然是很大，但是在這種不抵遇的運動之前一定要漸漸的衰落。博氏勸導採行代議政治，從此在各國內的法制權就都落到人民的代表手中了，軍事獨裁政治一齊崩潰，決無復起之望了。他勸導極端貧富之限制，從此對於生活之平均與謀財富以累進稅，均用法律規定，是漸

漸爲各國所採行了。他勸導產業與經濟的奴隸之廢止，從此工人即漸漸的得着解放，而在實業中進步到合作經營的地位，他勸導男女的地位與權利應該平等，從此婦女所受之束縛即漸漸減輕，她們正在奮鬥，以取得與男子平等之權利與地位。他勸導世界上應有一種普遍的言語，於是即有世界語之發明，以應此需要，現在已各處通行了。他勸導國際間應成立一聯盟會，這種聯盟現在是已經成立了，其重要亦漸爲人了解。他勸導國際間糾紛應在國際法庭內解決，從此各國間一有糾紛，就多半取決於國際法庭，而它的範圍也特別擴大了。他勸導各列強間之軍備，應共同商酌裁減，這也是已經實現了。他勸導教育之普及，從此各國均先後

採行強迫教育制度，教育的標準是漸已提高了。這些例證是不勝枚舉，可以說博所勸導的事，是沒有一件在世界上沒有發生果效的。博氏是聖靈創造意志的真實宣示與代表者，是有事實證明，而無可否認的。

我們如果對於博氏的預言與其實現，作更詳細的研究，我們就會發現一些有力的證據。對於這些預言，我們現在約畧舉出幾個來，其真確與否，那是無容懷疑的，這些預言還沒有到實現的時候，就到處印刷出來了，許多人都知道。在他所寫給各國君王的信中，有很多的預言，這些信件都已輯錄在一部名 Suratel H
ayka 的書中，這是四十年以前在孟買出版，以後又續版數次。

我們以外還要舉出亞氏幾個最著名的預言。

拿破崙第三[Napoleon III]

在一八六九年博氏寫一封信給法皇拿破崙第三，責備他濫用武力，以引起戰爭，與其對於博氏前信之輕視。在他的信內是有着以下的嚴厲辭句：

『你的行為會使你的國家混亂，統治權要從你的手中失去，這正是報復你的行為，如此你就要陷落在悲慘的損失中了。所有在別的地方人民都要騷動不安，除非你在這個主義中起來，在這個正道中服從聖靈。你的榮華使得你好虛榮嗎？憑我的生命，這是不能永久的，不，這要消逝，除非是你緊握住這強大的繩。我

們看見屈辱是追在你的腳跟後跑，然而你還不知道哩！」

拿破崙在這時正當極盛的時代，其不注意這種警告，是不待講的。在第二年他就與德國開戰，自信他的軍隊佔領柏林是易如反掌，但是結果正如博氏所預言過的，是悲慘極了。他一敗塗地，被俘至普魯士，兩年之後死在英國。

德國 Germany

博氏又寫了同樣的嚴重的警告，給戰勝拿破崙的國家，結果他是如對聾子講一樣，畢竟可怕的情形實現了。亞可得斯經 (B. ook of Aqdas) 的著述，博氏是在亞旬里安開始，在亞格囚禁期內的起先幾年中完成。他在這書內，上書於德皇如下；

『呵柏林之王！請你回想從前比你勢力更大地位更高的那個
人，那就是拿破崙第三。他如今到那裏去了？他的財富到那裏去
了？請你採納忠言，不要如同那些睡着不醒的人一樣罷。他把上
帝的信拋棄不顧，那時我們把壓迫軍隊施於我們的行爲告訴他了
，如此他處在四面楚歌之中，等到後來在最大的損失中死去了。

王呵，你深思關於他的事罷，同時也想想與你一樣的人罷，他們
攻城奪邑，征服上帝的臣民——上帝把他們從王位上拿到墳墓中
去。請受勸告。做一個有覺悟的份子……

呵，萊茵河的銀行、我們已經看見你們飲血，因爲報復的劍
是在抽出來對着你們，你們要再有一次的不幸。我們聽見柏林的

哀號，雖然現在它是很榮耀的。』

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四年德國的勝利期間內，尤其是一九一八年德國向全世界宣戰之時，波斯國內大同教的敵人即據此以攻擊博氏預言之不實，但是大戰結果，德國的勢力土崩瓦解，攻擊者就無話可說了，因此博氏之名乃大著。

波斯 Persia

當波斯沙皇正居權位的時候，博氏著就亞可得斯經，在書內他祝福泰歇蘭城，這是波斯的都城，他的話語如下：

『呵泰（泰歇蘭）的地方！不要因任何事而憂愁。上帝使你爲世界歡樂的光明地方。假若他願意的話，他會用一個人賜福給

你的王座，那個人會用正義治理人民，會把上帝的綿羊聚集起來，這些綿羊是被豺狼所驅逐了的。就是他會用歡樂待過大同教的人民。他在上帝的眼前是人民的必需人物……

『快樂罷，因爲上帝給你預備了一線曙光，在你那裏是誕生了顯示的黎明地……不久在你那裏事情要改變，一個人民共和的政體會要統治你。你的主是聰明的，是主宰者。相信你的主的天國，即仁慈者決不會停止用愛的眼睛看見。在混亂之後，你不久就會得着和平，這是在奇異的書中，載定了的。』

雖然到現在波斯的政治才開始走上軌道，如博氏所預言過的，但是立憲政體已經建立了，從目前的現象看起來，較光明的時

代不久即將來到

土耳其 Turkey

當博氏於一八六八年被幽禁於土耳其的獄囚內的時候，他對土耳其的蘇丹與其首相白沙，寫給很嚴重的警告。他在亞格的軍事囚堡內，對蘇丹寫了這樣的一封信：

『呵你自以爲人們中的最偉大者……但是不久你的名字就要被人忘記，你會陷落在大的損失中。按照你的意見，這個啓導世界者與謀世界之和平者是有罪的。搗亂的。但是那些婦女與兒童，犧牲於你的淫威之下者，又有何罪？你殺戮許多人，這些人在你的國家內，完全沒有表示反抗的行爲，完全沒有謀亂的舉動

，不僅如此，他們不過是和平地從事信仰上帝之道而已，你沒收他們的財產，由於你的專制行爲，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奪去了……在上帝的眼前，些許的灰塵也比你的國、榮耀，統治與權威更偉大，要是他願意，他可以毀滅你，如同吹散沙漠中的灰塵那樣容易。不久他要激怒於你，在你的國中要發生革命，你的國家會要分裂！於是你会哭泣而悲哀，你無處找着幫助與保護……你注意着罷，因為上帝的憤怒是待時而發，你不久就看見爲命令之筆所述的事情的實現，」（西星第二卷三頁。）

他寫給白沙的信如下，

『呵首相，你所犯的罪惡，已使得上帝的先知者穆罕默德在

天國中呻吟。世界已造成你的驕傲，你驕傲得如此其甚，所以背棄上帝，而不知天國中的人民是受着上帝光輝。的照耀你定要陷落在明顯的損失中。雖然我是從全能者偉大者的黎民地來到你這裏，有足以刷新上帝的選民的眼光的一種主義，然而你還是與波斯的國王聯合，以圖害我。

『你想你能把已普遍燃燒着的火熄滅嗎？不，我憑他真實的神靈發言，你要是曉得的人，你決不會作這種嘗試。而且你過去所行所爲只是使火勢愈熾烈。不久這火要延燒世界……不久奧秘的地方（亞旬里安）與其他處都要改變，都要從王的手下脫離，於是騷動要發現，憂傷要產生，破壞要在各地發現，而爲着壓

迫的軍隊對於俘囚（博氏及其徒衆）所施的行爲，事情要成爲紛亂的。命令會改變，情形會成爲那樣的可憂慮，於是沙石會在荒蕪的山山悲號，樹木會在山上哭泣，血液會從萬物的身上流出來，人民就要陷落在最大的悲慘中了……

『事情是如此的被主宰者與聰明者所制定了，他的命令是天地間的軍隊所不能抗拒的。無論那個帝王也不能抵制他所想做的事。災害是這盞燈的油，它的光亮從災害中加大，假若你是那些知道的人！壓迫者所施的反抗不過是事情的導火線，上帝的顯示與他的主義反因他們的行爲，在世界上的人民間，大大的播傳起來。』

他在亞可得斯經內，又有下面這一段話？

『呵那個介在兩海之間的地點（即君士坦丁）！不公平的統治是樹立在你那裏，仇恨之火在你那裏燃燒得那個樣子，於是至上之主在那裏悲哀，還有那些在那種統治之下的人民，更是痛苦不堪了。在你那裏，我們看見愚蠢者治理聰明者，黑暗掩蓋光明。當然你是十分驕傲的，是不是因爲表面的裝璜，使得你驕傲呢？不久你就要由於創造之主的命令，趨於毀滅！所有住在你中間的人民，無論男女，都要哀哭。如此聰明者，無所不知者向你預告。』

自從這種警告公布後，災難即接連不斷的降到這個曾經一度

是強大的帝國內，如此供給一個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博氏所言之非虛。

美國 America

在五十年前所著的亞可得斯經內，博氏上書美國如下：

『呵亞美利加的統治者，總統與各省長們……請聽那從高處的黎民地來的呼喊罷：除開我以外，沒有別的上帝，我是說話者，全知者，用正義的手，將折斷的肢體綑綁起來，用你們的主的命令之棍，將壓迫者健全的肢體打斷，主是統治者聰明者！』

亞卜圖博愛在美國及他處演說時，常常表示希望，禱祝並確信世界和平之旗首先要在美國樹立。一九一二年十月五日亞氏在

美國阿海阿洲的辛卒拉提地方演說時，他講：

『美國是一個高尚的國家，世界和平的領導者，將她的光輝射到各地。別的國家都不像美國的光明磊落，不能免除陽謀的束縛，因而不能促進世界和平。但是感謝上帝，美國是與全世界和睦的，有樹起世界和平之旗幟的資格。如果美國首先提倡世界和平，世界上所有其餘的國家會一致響應，齊稱：「是的，我們接受。」各國會在採納博氏的教義中，得到歡樂，他的教義是在五十年以前就宣布了。他在他的信中分請世界各國的議會，派遣他們信爲是最好最聰明的人，組織全世界的國際議會，以解決國際間的糾紛與樹立世界的和平……於是我們有了全人類的議會，

這是從來先知者所預先夢想過的』——西星第六卷八十一頁。

博與亞的提倡在美國得了大部份人士的響應，他們的教義在美國傳佈最速。他們叫美國所做的事情，即領導各國家以共謀和平，雖然只能做到一部份，然而大同教徒預料得來的發展，總不出博與亞所希望的。

歐洲大戰 The Great War

博與亞都預料到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的爆發，他們的話是非常靈驗的。一九一二年十月亞氏在美國加省內沙克拉門多地方演說時，他講這樣的話：

『歐洲現在是像一個兵工廠。這是炸藥的儲藏所，只要一個

火星就會引起爆炸，引起引起全歐洲的燃燒。尤其在時候，當巴爾幹問題正在醞釀之中的時候。』

他在歐美各處演說，有好幾次他向人們給了同樣的警告。如一九一二年他另一次在加洲演說時，他又講：

『我們是在啓示錄第十六章所講的哈米吉頓的戰爭的前夕。只有兩年的時間了，那時只要一星之火就會引起全歐洲的燃燒。

『現在各社會上的不安，以及宗教間派別的爭鬥，會造成全歐洲的大亂，正如但以理書與約翰福音中的預言所講的。

『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許多帝國要崩潰，全世界要發生大變動。』（哥林夫人記，載北岸雜誌，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美國支加哥 Reported by Mrs. Corinne Trve in The ororth Sh-
ore review, Sep. 26, 1814, Chisago, U. S. A)

在大戰之前夕，他講：

『各文明國家的互相混戰是在開始了，世界是陷入在最悲慘的戰禍中……龐大的軍隊——人數在數百萬以上——是動員了，屯駐在前線了。他們是準備從事這可怕的爭鬥的。這種可怕的戰爭，一觸即發，屆時如同大火之延燒，其猛烈是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於海發。）——西星第五卷一六三頁。

大戰後的社會糾紛 Social Troubles After the War

博與亞都預言過將來有一個時期，世界上會有一個大的社會的變動，紛亂與破壞發生，是世界人民過去的無宗教信仰，偏見，無知與迷信的必然結果，國際間的軍事爭鬥不過是這種大變亂中的情形之一種而已。亞氏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對人談話，當時著者親耳聽到他講道：

『在大戰之後，我們希望人類會覺悟，會了解除開上天的教訓以外，沒有別的方劑，能醫治世界上的疾病。因為這個大戰已經種下仇恨的種子了。譬如戰敗的德人，他們不會忘記的，奧國人不會忘記的，布加利亞人不會忘記的，土耳其人不會忘記的。一方面有社會主義者的紛擾，一方面可有布什維克的暴動，以外

又有勞資的衝突，國際間的宿恨，宗教間的爭鬥，種族間的偏見。從這種種方面看起來，將來要發生的事情就可以明白了。這種種是正如炸藥一樣。除非國際的和平旗幟是按照聖教在世界上樹立，這種炸藥有一天總要爆發的。但是按照聖靈的教義，國際和平的旗幟定能由列強樹立。人類之一體須由聖靈的力量樹立。無論政客怎樣努力，他們的力量總不能成就和平。無幫助的人類力量是沒有效果的。

『問——國際和平的旗幟在大戰之後可以樹立嗎？』

『答——現在還想不到。我們不能以戰止戰；這就是如同以血去洗血跡。世界的國家是如同好鬥的雞一樣。他們打，打，打

到筋疲力盡才罷休。但是稍爲休息一刻後，他們又打起來了！

『世界上的勞資糾紛將怎樣？

『將來的情形會更壞在一個時候內，因爲工資的加增與工作時間的減短，工潮或者可以暫時平靜下去，但是不久工人要提出更大的要求。他們根本會更進一步，以取得工廠之所有權，他們會向廠主說：「我們應每年付給你一種相當的數，就算利益中之一十分之一罷！」情形要成爲愈困難的。勞資雙方均會感覺困難，而世界的生產額也就因此要減少了。』

不幾日以後，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講：

『博氏常常預料到將來有一個時候，無宗教與無政府的狀態

會盛行。這種紛亂會是因爲人民自由太過，他們對於這極端的自由事前沒有準備，因此爲人民的自身利益計，爲防止紛亂計，會有一種專制的政府產生出來。

『自然無論那個國民願意極端的自決與行動的自由，但是有些國民對於這種自決與自由，還沒有相當的準備。世界上的流行狀態是一個無宗教的狀態，結果要成爲無政府與混亂的狀態。我已經講過，大戰後的和平提議不過是曙光之一線，不是太陽的已經上升。』

上帝國之來臨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但是在這些紛亂的時期中，上帝的主義會發達起來。因圖私

利或一黨一派與一國的利益所引起的糾紛，會發生許多不幸的結果，使得人民失望，在失望中覺得上帝的言語能拯救他們。不幸愈大，人民就愈會信仰這惟一的救藥。博氏在他給沙皇的信中講

『上帝使得痛苦如同晨雨之於綠野，如燈心之於燈……他的光輝從痛苦中照耀，他的讚美總是光明的；這是過去中的方法。』

博與亞都曾用極確定的語氣，預言精神之隨即要戰勝物質，因而樹立至大之和平。在一九〇四年亞氏寫出下面的話：

『要知道這一層，就是艱難與不幸要一天一天的加增，人民

要受困苦。歡愉與快樂的門要在四方關閉起來。可怕的戰爭要發生。人民要從各方面都感覺失望，等到後來他們就不得不傾向上帝了。於是大幸福的光明要照耀天際，「大同教萬歲！」的呼聲會在各方面都聽得見。」（致 L.B.D. 之信，錄在戰爭與和平論文集內一八七頁）。

在一九一四二月間，當人問他列強中是否會有對於大同教成爲信仰者，他回答？

『世界上的人民都會成爲信仰者。假若你把這主義的發起與它現在的地位比較，你就會知道上帝的語言是傳播得何等的速，現在這種主義已經瀰漫全世界了。……無疑的，所有人們都會

來到上帝的主義之庇蔭下」——西星九卷三一頁。

他聲稱這種成就是近在目前，在本世紀內即可以實現。在一九一三年二月，他向一班神學家說話時，他講：

『這一世紀是真理之光的一世紀。這一世紀是上帝國樹立在世界上的一世紀。』——西星九卷七頁。

在但以理書的末節，有幾句隱語如左

『等到一千三百五十五日的那人便有福。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爲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

許多宗教家都想解釋上面這些話的意義，都沒有成功。在有一次談話中，那時著者也在那裏，亞氏講道：

這一千三百三十五日是從希拉德（穆罕默德從墨丁拉逃至米

克，回教的年代即從這年算起）起之一千三百三十五週年。

希拉德的事情既是在西曆六二二年，那末六二二年再加上一三三五年，上面所亞的年代就是一九五七年了。當人問他：『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末期將如何？』他回答說，

世界和平會樹立穩定，世界語也採行了。誤會會消除，大同教會傳佈全世界，而人類的一體樹立了。這是最も光榮的時代？

亞格與海發 Akka and Haifa

蘇拉比 (Mirza Ahmad Sohrab) 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亞氏所講關於亞格與海發的預言，這是當亞氏在海發坐在一個大同教

徒期拜住所的窗前講的，他的話如下：

『這朝拜住所前的風景是可人的，尤其是它面着博氏的聖墓。在將來亞格與海發中間的距離會連絡起來，這兩個城市會成爲一個大都會的終點。我現在看着這種景緻，清清楚楚知道這個地方將來會成爲世界上的頭等商鎮之一。這個半圓形的大海灣會造成爲頂好的海港，在這個地方，世界各國的船舶會都來停泊，以圖安全。各國人民的商船都會到這個商埠來，載着從各處來的成千成萬的男男女女。在山上與平原上會建築最新式的房屋。實業會發達起來，慈善性質的機關會到處成立。各國的文化都會介紹到這裏來，治爲一爐，而成就人類的友愛。奇妙的園林花木與公

共遊園會到處建設起來。晚間這個城裏的電燈會照耀得如同白晝，而從亞格到海發的全港內，是一片光明之道。強大的探照燈會安置在卡米爾山的兩旁，以引導船舶進口。卡米爾山自己，從山腳到山頂會沉沒在光明的海中。如果這時有人登上米爾山一望，他就會看見世界上最偉大與最莊嚴的景緻。

『「大同教萬歲！」的呼聲會從山的各處起來，而在天明以前，動人心靈的音樂，和以諧妙的歌聲，會聞於天上。

『實在講起來，上帝的法則是妙奇的不可測的。在希拉茲與泰歇蘭，白格達得與君士坦丁，亞旬里安與亞格與海發，這些地方中間有什麼表面的關係存在。上帝堅忍不拔的工作着，按步就

班的依照他自己一定永遠的計畫，感化這些地方，於是先知者的預言得以實現。這種關於救世主再生的年代的金絲是連貫在聖經內，上帝要在他好的時候，使得這事實現，是制定了的。沒有一個會讓它成爲無意義與不能實現的。』

（請參考新時代之大同教第十三章）

對於本宗教如有問題，或所關於此類

書藉有需求者請通函曹雲祥博士或上

海郵箱五五一號。

已出版之中文大同教理書藉

- | | |
|---------------|--------|
| 1、大同教之貢獻(1) | 每冊五分 |
| 2、大同教之貢獻(2) | 每冊五分 |
| 3、巴海的天啓(九) | 每冊五分 |
| 4、新時代之大同教 | 每冊五角 |
| 5、亞卜圖卜愛之箴言 | 每冊六角 |
| 6、世界之趨勢 | 每冊一角 |
| 7、至大之和平 | 每冊一角 |
| 8、篤信之道 | 每冊一元 |
| 9、大同教之在中國 | 每冊五分 |
| 10、大同教對於預言之實踐 | 每冊一角五分 |

BAHAI BOOKS IN CHINESE

in China Abroad.

1. Ta Tung T'eha I	M\$ 0.05	G\$ 0.50 for 50 copies
2. Ta Tung T'eha II	M\$ 0.05	G\$ 0.50 for 50 copies
3. Booklet 9	M\$ 0.05	G\$ 0.50 for 50 copies
4. Baha'ullah & the New Era	M\$ 0.50	G\$ 0.25 per copy
5. Paris Talks of Abdul Baha	M\$ 0.60	G\$ 0.25 per copy
6. Shoghi Effendi's Tablet	M\$ 0.10	G\$ 0.20 for 10 copies
7. The Most Great Peace	M\$ 0.10	G\$ 0.75 for 50 copies
8. Book of Assurance	M\$ 1.00	G\$ 0.50 per copy
9. The Bahai Cause in China	M\$ 0.05	G\$ 0.05 per copy
10 Ch. 13 & 14 Baha'ullah & the New Era	M\$ 0.15	G\$ 0.05 per copy
Obtainable From the local Bahai Assembly or		
P.O. Box 551, Shanghai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初版

大同教對於預言之實踐

發行者 大同社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大同教對於預言之實踐

Baha'ullah and the New Era

Chapters 13 & 14

Translated by

Dr. Y. S Tsao

印譯社教同大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

Printed by Wah Foong Printing Co., Shanghai